

肖像素描

他生就一副多毛的脸庞，植被多于空地，浓密的胡髭使人难以看清他的内心世界。长髯迎风飘动，颇有长者风度，一直向上覆盖了两颊，遮住了嘴唇，遮住了皱似树皮的黧黑脸膛。宽约一指的眉毛像纠缠不清的树根，朝上倒竖。一络络灰白的鬈发像泡沫一样堆在额头上。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你都能见到热带森林般茂密的须发。像米开朗琪罗画的摩西一样，托尔斯泰给人留下的难忘形象，来源于他那天父般的大胡子，犹如卷起的滔滔白浪。

人们无不试图用自己的想象去除盖着面孔的头发，修剪疯长的胡须，并且凭借托尔斯泰年轻时刮去胡须的肖像作为参照，希望用魔法变出一张光洁的小白脸。——这是引向内心世界的路标。这样一来，我们不免开始畏缩起来。因为，无可否认的是，这个出身于名门望族的男子长相粗劣，生就一张乡野村夫的脸孔。天才的灵魂自甘寓居低矮的陋屋，而天才灵魂的工作间，比起吉尔吉斯人搭建的皮帐篷来好不了多少。小屋粗制滥造，出自一个农村木匠之手，而不是由古希腊的能工巧匠建造起来的。架在小窗上方的横梁——小眼睛上方的额

头，倒像是用胡乱劈成的树柴。皮肤藏污纳垢，缺少光泽，就像用枝条扎成的村舍外墙那样粗糙，在四方脸中间，我们见到的是一只宽宽的、两孔朝天的狮子鼻，仿佛被人一拳头打塌了的样子。在乱蓬蓬的头发后面，怎么也遮不住那对难看的招风耳。凹陷的脸颊中间生着两片厚厚的嘴唇。留给人的总印象是失调、崎岖、平庸，甚至粗鄙。

这副劳动者的忧郁面孔上笼罩着消沉阴影，滞留着愚钝压抑；在他脸上找不到一点奋发向上的灵气，找不到精神光彩，找不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眉宇之间那种像大理石穹顶一样缓缓隆起的非凡器宇。他的面容没有一点光彩可言。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没有讲真话。无疑，这张脸平淡无奇，障碍重重，没法弥补，不是传播智慧的庙堂，而是禁锢思想的囚牢；这张脸蒙昧阴沉，郁郁寡欢，丑陋可憎。从青年时代起，托尔斯泰就深深意识到自己这副嘴脸是不讨人喜欢的。他说，他讨厌任何对他长相所抱有的幻想。“像我这么个生着宽鼻子、厚嘴唇、灰色小眼睛的人，难道还能找到幸福么？”正因为如此，他不久就任凭须发长得满脸都是，把自己的嘴唇隐藏在黑貂皮面具般的胡须里，直到年纪大了以后胡子才变成白色，因而显出几分慈祥可敬。直到生命的最后十年，他脸上笼罩的厚厚一层阴云才消除了；直到人生的晚秋，俊秀之光才使这块悲凉之地解冻。

永远流浪的天才灵魂，竟然在一个土头土脑的俄国人身上了找到了简陋归宿，从这个人身上看不出有任何精神的东西，缺乏诗人、幻想者和创造者的气质。从少年到青壮年，甚至到老年，托尔斯泰一直都是长相平平，混在人群里找都找不到。对他来说，穿这件大衣，还是那件大衣，戴这顶帽子，还是那顶

帽子，都没什么不合适。一个人长着这么一张在俄罗斯随处可见的脸，既有可能在台上主持大臣会议，也有可能酒肆同一帮酒徒鬼混；既有可能在市场上卖面包，也有可能披着大主教的法衣，举起十字架从跪地的教徒的头上掠过。但是，带着这么一张脸，你不管从事什么职业，不管穿什么服饰，也不管在俄国什么地方，都不会有一种鹤立鸡群、引人注目的可能。托尔斯泰做学生的时候，可能属于同龄人的混合体；当军官的时候，没法把他从战友里面分辨出来；而恢复乡间生活以后，他的样子和往常出现在舞台上的乡绅角色再吻合不过了。要是你看到一张他赶着马车外出的照片，还有个白胡子随从与他并排坐着，你也许要动脑筋想上好一阵，最后还是坚信，手握缰绳的是马车夫，坐在一旁的是伯爵。再看另一张照片，是他在同一些农民交谈。你假如不明真相，根本就猜不出坐在老农中间的列夫是个有地位有钱财的人，他的门第和身份大大不同于格里高、伊凡、伊利亚、彼得等在场的所有人。他的脸相完全没有特征，完全属于普通的俄罗斯人，因此，我们得把他称为普通人(Everyman)，而且此刻会产生这么一种感觉，即天才没有任何特殊的长相，而是一般人的总体现。所以说，托尔斯泰并没有自己独特的脸相，他拥有一张俄国普通大众的脸，因为他与全体俄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于是，那些第一次见到他的人，一开始都无一例外地感到失望。他们有的坐火车旅行漫长的路程，有的从图拉驾车赶来，在客厅里正襟危坐地等待这位大师的接见。他们早就形成了对他的主观概念，希望从他身上找见威严非凡的东西，希望看到一个貌似天父的美髯公，集尊贵、轩昂、伟岸、天才于一身。在即将亲眼见到大活人之前，他们对自己所想象的这位文

坛泰斗形象颌首低眉，敬重有加，内心的期望扩大到诚惶诚恐的地步。门终于开了，进来的是一个矮小墩实的人，由于步子轻快，连胡子都跟着抖动不停。他刚进门，差不多就一路小跑而来，然后突然收住脚步，望着这位惊呆了的来客友好地微笑。他带着轻松愉快的口气，又迅速又随便地讲着表示欢迎的话语，同时主动向客人伸出手来。来访者一边与他握手，一边深感疑惑和惊讶。什么？就这么个侏儒！这么个小巧玲珑的家伙，难道真的是列夫·尼克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么？这位客人不无尴尬地抬起眼皮直勾勾地打量着主人的脸。

突然，他惊奇地屏住了呼吸，只见面前的小个子那对浓似灌木丛的眉毛下面，一对灰色眼睛里射出一道黑豹似的目光，虽然每个见过托尔斯泰的人都谈过这种犀利目光，但再好的图片都没法加以反映。这道目光就像一把锋利的钢刀刺了过来，又稳又准，击中要害。令你无法动弹，无法避闪。仿佛被催眠术控制住了，你只好乖乖地忍受这种目光的探寻，任何掩饰都抵挡不住。它像枪弹穿透了伪装的甲胄，它像金刚钻切开了每一块玻璃。在这种入木三分的审视之下，谁都没法遮遮掩掩（对此，屠格涅夫、高尔基和上百个人都作过无可置疑的描述）。

这种直透心窝的审视仅仅持续了一秒钟。接着便刀剑入鞘，代之以柔和的目光与和蔼的笑容。就像投落在水面上的阴影一样，心情的变化引起了眼神的变化。愤怒使之冷峻，不悦使之结冰，友善使之和缓，激情使之炽烈如火。虽然嘴角紧闭，没有变化，但那对眼睛却能满含粲然笑意，犹如神奇的星光。而在优美动人的音乐影响下，它们可以像村妇那样热泪涟涟。精神上感到满足自在时，它们可以闪闪发光，转眼又因忧郁而

黯然失色，罩上阴云，顿生凄凉，显得麻木不仁，神秘莫测。它们可以变得冷酷锐利，可以像手术刀、像X射线那样揭开隐藏的秘密，不一会儿意趣盎然地涌出好奇的神色。这是出现在人类面部最富感情的一对眼睛，可以抒发各种各样的感情。高尔基对它们的恰如其分的描述，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托尔斯泰有一百只眼珠存在于这对眼睛里。”

亏得有这么一对眼睛，托尔斯泰的脸上于是透出一股才气来。此人所具有的天赋视觉统统集中在他的眼睛里，就像俊美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丰富思想都集中在他的眉峰之间一样。托尔斯泰面部的其他部件——胡子、眉毛、头发，都不过是用以包装、保护这对闪光的珠宝的甲壳而已，这对珠宝有魔力、有磁性，有把人世间的物质吸进去，然后又再度向我们这个时代放射出精确无误的频波。再小的事物，借助这副透镜都能看得清楚，像一只猎鹰从高空朝一只胆怯的耗子俯瞰冲下来，这对眼睛连最最微不足道的细节都不放过，同样还能全面揭示广袤无垠的宇宙。它们可以照耀在精神世界的最高处，同样地也可以成功地把探照灯光射进最阴暗的灵魂深处。这一对烁烁发光的晶体具有足够的热量和纯度，能够忘我地注视上帝；有足够的勇气注视摧毁一切的虚无，这种虚无犹如蛇发女怪那样，看到她的人就会变成石头。在这对眼睛看来，没有办不到的事情，除非让它们陷入无所事事的白日梦中，在优雅而快活的梦境里默默无声地享乐。眼皮刚一睁开，这对眼睛就必然毫不含糊，清醒而又无情地追寻起猎物来。它们容不得幻影，要把每一片虚假的伪装扯掉，把浅薄的信条撕烂。每件事物都逃不过这一对眼睛，都要露出赤裸裸的真相来。当这一副寒光四射的匕首转而对准它们的主人时是十分可怕的，因为

锋刃无情，直戳要害，正好刺中了他的心窝。

具有这种犀利眼光，能够看清真相的人，可以任意支配整个世界及其知识财富。作为一个具有始终善于观察并能看透事实本质的眼光的人，他肯定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得不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幸福。